

庫 文 華 中

集一第育教衆民

話 講 育 教 村 鄉

編 樸 古

行 印 局 書 華 中

卷頭語

過去我曾經寫了幾本鄉村教育的專書，如美國鄉村教育概觀（中華書局）、鄉村學校設法（北京書店）、鄉村教育新論（民智書局）、鄉村教育（商務印書館）、鄉村師範概要（商務）等。抗戰期間，也曾應允某書局寫一本鄉村教育講話，後來因為生活恐慌，沒有寫成。現在又承中華書局函約，得有機會來寫這本鄉村教育講話。

鄉村教育講話是對鄉教工作同志講的話，雖然沒有什麼高深的學理，卻是憑着經驗來講內行的話。因為我們都有鄉教工作的經驗，如果不講內行的話，你聽了、看了，總不免失望。現在講的都是內行話，自然可供大家體會。其中頂要提醒大家的，就是要改變鄉教工作的方向，不要再把鄉村教育當作讀書識字看待，而應該把它作為幫助勞苦民衆改善生活的工具。因此，應當注重鄉村成人教育，也應當注重鄉村婦女教育。千萬不要因為困難，而只教鄉村兒童讀書識字。鄉村教育如果不在成人方面用力，他們的痛苦是很難解除的，他們的生計更難改善。於是兒童讀了書、識了字的，也不免走上害人的路。可惜本書的篇幅有限，不能多講，只能大略一提。希望各位鄉教同志自行體會，努力向這方面去幹！

一九四八年六月三日，古棣記於蘇州國立社會教育學院

鄉村教育講話

目次

卷頭語

第一講 鄉村民眾眞痛苦

一 生活惡劣

二 被壓迫榨取

三 受災害損失

四 遭戰爭破壞

五 向誰控訴

第二講 中國教育走錯了路

一 傳統教育的遺毒

二 舶來教育的傳染

三	害了大家	二八
---	------	----

四	改造途徑	三〇
---	------	----

第三講	鄉村教育運動	三一
-----	--------	----

一	教育的轉變	三一
---	-------	----

二	鄉教運動的進展	三三
---	---------	----

三	鄉教運動的檢討	三八
---	---------	----

第四講	鄉村教育行政	四〇
-----	--------	----

一	鄉教行政問題	四〇
---	--------	----

二	改進鄉教行政	四三
---	--------	----

三	任用鄉教人員	四五
---	--------	----

四	增籌鄉教經費	四七
---	--------	----

五	進行鄉教事務	四八
---	--------	----

第五講	鄉村成人教育	五〇
-----	--------	----

一	鄉村成人教育的重要	五〇
---	-----------	----

二	鄉村成人教育的設施	五三
---	-----------	----

第六講	鄉村兒童教育	六二
-----	--------	----

一	鄉村兒童的命運	六二
---	---------	----

二	鄉村家庭	六四
---	------	----

三	鄉村托兒所	六六
---	-------	----

四	鄉村國民學校	六八
---	--------	----

附錄	鄉村教育參考書	七四
----	---------	----

鄉村教育講話

第一講 鄉村民眾眞痛苦

一 生活惡劣

教育原來是和生活聯繫的，不能和生活脫節，脫了節就會出毛病，甚至發生嚴重的問題。所以我們現在談鄉村教育，先要看清楚鄉村民眾的生活究竟怎麼樣。一般的說，他們的生活本來是惡劣的，因此他們感覺非常痛苦。再加上八年長期抗戰的破壞，近三年來內戰的燒殺，他們的生活更惡劣，痛苦更深。

說他們的生活惡劣，並不是過分的形容，而是根據事實道出他們的痛苦，藉此表明教育要怎樣幫助他們改善生活。自然，生活的方面很多，但最基本的是經濟生活，因此就從這方面說起。

(1) 鄉村經濟 鄉村民眾大多數都是從事農業的，而農家的經濟生活，就一般的情形說，因爲農業收穫低微，再加種種壓迫榨取，一年到頭辛苦的經營，往往還是入不敷出，不

免典當或借債度日，卻是利率很高，非貧苦農民所能負擔。於是爲了借債過活，受了高利貸的剝削，很多弄到家破人亡的。但在另外一方面，也有不少的地主富農收入豐厚，經濟寬裕的。他們的豐厚、寬裕，大都就是貧農的汗血、脂膏。這麼一來，鄉村中貧者愈來愈貧，富者愈來愈富，矛盾對立，日形尖銳，鄉村社會因此解體，逐漸走向崩潰的道路了。例如廣西桂林附近的農村，『……近年因收入減少，大多寅吃卯糧，借貸度日。大約估計，入不敷出的農民佔十分之三，有餘富裕者僅十分之一而已。至於衣食問題，以三十五年中說，因收成不佳，故食的方面，大都以稀粥雜糧爲主要食品，蛋類肉類，只有富農或小地主或者還能享受，貧苦的農家，三餐都不能飽。至於衣，則大多破爛不堪，土布新衣，在佃農與中農，久無問津可能矣。』（見三十七年一月三十日新聞報且中文）比較桂林附近的農村更苦的，像河南新鄉、汲縣、延津一帶的貧農，『因生活不能維持，均將耕牛送進屠宰場，以換取雜糧。……牛肉比麵粉還賤，……窮苦人民，每天吃飯，也許吃不到，但總能大嚼二次牛肉。……這種情形，完全象徵着農村破產與經濟的危機。……』（見三十六年十月二十八日新聞報若文）的確，把靠着耕種的耕牛出賣，這自然是多數農民所不願意的，但家無粒米，合家大小要挨餓，也只得暫時忍痛，救了肚子的饑餓再說。還有更苦的，像浙江『沿海地帶的漁民和鹽民，原是生活最苦的一羣，近年物價高漲，捕魚資金需用頗鉅，高利貸遂深深的扣住

了漁民的咽喉。鹽民也因鹽產滯銷，一日三餐，可說已與白米絕緣，吃的都是番薯絲和豆麥做的粉糊，經常在挨餓中過日子。』（見三十七年三月十六日新聞報德潤文）吃不飽，要挨餓，真不曉得他們還能活到幾時！

（2）鄉村政治 鄉村民衆因為環境和習慣知識等各種關係，本來對於政治就非常淡漠的。加以政治組織不善，政權常常落在有錢有勢者如地主豪紳的掌握中，政治變成了魚肉鄉民的工具，於是一般貧苦農民更不敢過問政治，只得任它宰割了。據一位鄉民代表說：『……一般鄉民代表當選的時候，都不知道這是一種什麼玩意兒，都以爲不過用來代表鄉民選舉縣參議員，替人擡轎子罷了。這不單是我們這裏一鄉是這樣，恐怕全國倒有百分之九十九的鄉鎮是這樣吧！……因為多數代表多來自鄉村，平時對於擅作威福的鄉行政人員從來不肯也不敢得罪。……而最大的原因，卻是當開會時，鄉行政人員因被邀列席報告和聽受質詢而也在席上，因此影響着當了他們的面有許多話不好意思說出來。這樣一來，彈劾糾正的案子便難於提出了。』（見三十六年三月二十六日申報譚正璧文）你看！像這樣的鄉民代表，像這樣的鄉政人員，鄉村政治要變到怎樣的黑暗呢？據一位鄉村工作人員的報告：『……那位（嚎啕痛哭的）老太太是張僧娃的母親，昨晚深夜，楊保長帶幾個保丁，到他家裏拉兵，僧娃的父親因捨不得把十四五歲（尙未到兵役年齡）的兒子被人拉走，曾痛遭保長保丁的棍

打和辱罵。你想！一位年近七十歲的老人，那受得了這樣欺侮？所以當夜便被逼的上吊死了。豈止這一件事？據說保長還常常到他家「借錢」（借錢比敲錢好聽些），並且在年前，僧娃家裏有口肥豬，也被保辦公處殺着吃了。……楊保長專和窮人過不去，不然，我們村裏的羅家，還有老賀家，他們有多少個好小夥子，怎樣一個兵也不出呀！……還不是富人們有錢可以買通，或是有財有勢的他不敢惹，再不然，就是他的親戚！」（見三十七年四月二十日大公報念生文）你看！像這樣的鄉保長，逼人上吊，鄉村政治黑暗不黑暗呢？你想！把人家的肥豬殺着吃了，窮人難過不難過呢？

（3）鄉村教育 農家經濟困難，農民受教育的不多，這原是一般鄉村的情形。況且還有許多教育行政當局不重視鄉村教育的，學校經費有無不過問，教師優劣任他去，這樣還能希望鄉村教育發展進步嗎？因此，窮人受不到教育，受教育的人又沒有什麼好的成績，結果，鄉村教育變成有名無實，甚至害了農家的子弟。例如浙東各鄉的保國民學校，「……大概都差不多普遍設立了。在量的方面，固然是比別省多得多；但在質的方面，大部分差得很遠。有些學校根本便只是一塊招牌，內部空空如也。據悉，一保的學齡兒童，進保校的大約還不到十分之三，大部分貧農的孩子，一到上十歲，便把他當作生產中的一員了：什麼刈草、牽牛、種麥、砍柴，都帶着他們一齊出發，那能有工夫和能力給他讀書？其他即稍有能力的農

家，把孩子送到學校裏，希望他將來能記記工夫帳，看看保甲公文。然而這不爭氣的保校，連這一點小小要求都覺得過份。因為農村保校大都也被豪紳地主們把持着，教員大都是他們的子弟，平日嬌生慣養，養尊處優，沒有讀幾年書，便回家任教師了。這種先生，自顧尚且不暇，一旦做了「爲人之師」，教出來的學生，其程度是只有天曉得了。」（見三十七年五月六日大公報羅毅文）而在皖北合肥一帶，情形更壞：『……抗戰期中實行新縣制，規定一保一校，一鄉一個中心小學算是部分實行了。當時很爲人們所興奮，認爲這一點還算是「百非一是」。可是，一切都是本質上所命鑄的，鄉村教育漸漸走下坡路了。主要的原因是：（一）師資不良，（二）學校衙門化，（三）貪污，（四）失信於學生家長。家長都希望他孩子讀書能認識幾個字，寫寫家信，上上帳，看看保甲上的公事。結果，花了很多錢，讀了幾年書，學生習慣養壞了。——鄉下人講：洋裏洋氣的。可是認識的字還很少，字寫得又壞，倒不如關到私塾裏去，念完四書，一兩年工夫就有點用處。因而鄉村小學每況愈下，過去被取締的私塾又活潑起來了。那些三家村學究，把「至聖先師」的破舊招牌又掛起來，「子曰學而時習之」的聲音，像春天蛙鼓，響遍鄉野。……」（見三十七年四月十六日大公報殷憂文）鄉村教育的實際情形如此，你想！鄉村民衆得到什麼好處呢？

說來很奇怪，辦教育的人都貪污。在貪污風氣瀰漫中，辦教育的人貪污並不奇怪。據

說：『……某中心國民學校，全校共四班學生，總計不滿一百人。可是校長竟呈報六班學生，人數達三百之多。編制額定教職員爲十一位，而實際上僅用了九位（校長在內）。學校每月計向縣政府多領兩班經費和兩位教職員的薪津。學校尙有不少的校產，每年約收入七十餘石穀，三十餘石麥，總計不下百石之多。由此看來，學校不爲不富，應當建設得雖不能應有盡有，至少也須像樣。但實際上卻簡陋的不可想像，除去久經失修的幾間破房，幾十張破桌凳以外，其他什麼教具呀，圖書呀，運動器具呀，一無所有；甚至教室的窗戶紙也是學生攤錢購買的，掃地條帚是學生自備的，沒有畚箕，學生用手將垃圾捧出去。教師們每每向校方建議建設，而校長總以「經費困難」答覆一切。……」（見三十七年四月二十日大公報念生文）像這樣的校長，不是貪污，試問多領的經費和原有的校產到那裏去了呢？一個小學校長竟敢膽大妄爲，原來有舅舅做教育科長，自然無所顧忌了。卻是受害的人便是鄉村民衆！

（4）鄉村衛生 許多人不加研究，便說鄉村空氣新鮮，日光充足，比較都市要適合於衛生。其實經過調查研究，證明鄉村衛生並沒有想像中的好。個中原因，由於農民缺乏衛生常識，對於起居飲食，多不講究衛生；同時因爲經濟困難，也沒有衛生設備；有時沾染疾病，又沒有醫藥治療；結果，鄉村的死亡率常較都市爲高。最感受威脅而又最痛苦的，要算鄉村裏的各種傳染病。例如：『黑熱病蔓延到蘇北，以淮海區尤爲猖獗。這使水深火熱中的苦難

民衆，又感到一層嚴重的威脅。……在戰前，經淮陰耆宿王叔相先生及各界名流的呼籲，中央衛生署曾派孫志戎博士等來淮組設黑熱病研究隊，免費施治。……一般貧苦病人，在精神和經濟方面，減輕了不少負擔和痛苦。他們於應診公餘，更精心的研究，並不辭勞瘁，深入農村，訪問病家，尋求該病的來源。嗣果發現一種小昆蟲名白蛉子者，爲其媒介。於是積極從事撲滅，漸有肅清之望。不幸抗戰軍興，該隊奉命撤退，地方旋亦淪敵。動亂八年，人民顛沛流離，不知死所，固不再以病患擾心，實亦無處可獲不死藥。坐視該病死灰復燃，愈演愈烈，慘死於病魔者，爲數甚多。據專家估計，蘇北現患黑熱病者，仍在四十萬以上。於天災人禍雙重壓迫下，日與病魔搏鬥。……」（見三十六年十二月十二日新聞報瓦全文）又如鈎蟲病，也是農村裏傳染的病魔。『……每年黃霉季節，農民入桑地工作，不數日即見足背微腫，奇癢難忍。數日後，轉入內病，有微熱，喉癢，咳嗽。以後逐見面色萎黃，精神憔悴，體力不支，終至不能工作。此病俗稱桑葉黃，蘇、錫、常一帶農村工人，每年罹此病者，不勝其多。影響工作事小，摧殘生命，實不勝悲憫。鄉間醫藥設備，殊爲簡陋，醫治自難奏效。欲往城市求醫，又力有不逮。形成束手無策，聽其自然之局面。……』（見三十七年四月二十三日申報王完白文）其實威脅農民的病魔，何止黑熱病、鈎蟲病？比較普遍的如日本吸血蟲、薑片蟲，在江浙二省的鄉村裏都是常見的；患者雖不立即死亡，但因傳染而威

脅農民，使他們感受痛苦是一樣的。

以上就經濟、政治、教育、衛生各方面列舉實例，說明鄉村民衆的現實生活，很容易看出惡劣的情形。這雖然不是什麼統計，但是從每個實例去推敲，恐怕比統計數字表示的還要逼真。換句話說，用報紙登載的實例來說明鄉村民衆生活的痛苦，並不在統計數字表示的意義之下。這四方面的情形如此，其他用不着多舉，也可以推想了。

二 被壓迫榨取

鄉村民衆的生活爲什麼這樣惡劣？爲什麼生活感受痛苦？有許多人都歸咎於他們沒有知識，不知道努力進取，更不知道要求改善。而在民衆自己，卻認爲這是自己的命運不好，生來就是窮苦的命，還有什麼好怪呢？其實完全不是，揭穿起來說，由於他們受了種種的壓迫榨取，逼到他們過着黑暗痛苦的生活。你看！前面列舉桂林的貧農，浙江的漁民，張僧娃的父母，是受了壓迫榨取呢，還是沒有知識，或命運註定的呢？說來不信，再請看下列一段對話吧：

「老爺，你不要拍桌子，拍垮了桌子我也沒有錢呀！不錯，不是我的心答應你的；但我的嘴是答應你的：『本利一律以米計算。』借了你一百萬，折成兩擔米，每月利錢加八斗。」

兩個月一滾，該是三擔九斗二。現在米價這麼高啦！你自然要算我欠你一千五百幾十萬。老爺，你不要拍桌子，拍垮了桌子我也沒有錢呀！聽你怎樣罵吧！要打我也就來打吧！要殺我也就來殺吧！不要揚眉瞪眼再說這些了：說什麼黨裏、團裏、縣政府、警察局，都有你的至親好友，鄉鎮長是你的把兄弟。我們還不够怕你麼？你說我在街上看見你就躲，那可是真的。我女人看見你就發抖，孩子也縮在屋角了。我們朝你打恭和作揖，恨不得跪下磕個頭，孩子奉茶被你甩翻了。孩子沒罪呀！我也沒罪呀！我的這間屋子你搜尋過一百遍了，沒得什麼呀！前天我的長衫，我女人的棉褲，你祇算了四斗米。我身上還有這件破了的毛線衫，你要剝就剝去吧！天刮北風啦，但老爺，你何必管這些！你只是不要再拍桌子吧！床上那條破棉被，我早知你不要的；鍋子裏有兩碗冷稀粥，我知道你以爲是狗吃的。假如我女人少一點，我女孩大一點，我知道你要勸我，讓她們去賣淫，抵債，不，你也許看重了舊道德，送給你做姨太太。假如我自己年青點，我兒子大一點，我知道你要勸我們，好不過去賣自願兵！老爺，現在有什麼法子呢！老爺，你不要拍桌子，拍腫了你的肥手呀，那我是罪該萬死了！你可以控告我的。即使是法院裏沒有的至親好友，也無妨，法律會保護你的！法警會來押我，法官會來審我，牢獄會來關我，這是偉大的法治呀！那些大人先生們，絕不會說你是強盜，而會指我是賴債的無賴！老爺，你要辦就辦我吧！反正我們是活不下去的。』（見三

十七年五月二日大公報嚴尋文）

看了上面一段對話，可知鄉村裏的窮人如何受了高利貸者的壓迫榨取：第一是利上滾利，滾到本利和高山一樣的高；第二是勾結官僚土豪劣紳地痞流氓向窮人威嚇，表示十足的威風，壓倒窮人的頭；第三是靠著政府法律的保障，予取予求，叫窮人無法反抗。簡單的說，就是「壓迫榨取」四個大字。不但窮人要受「壓迫榨取」，就連佃農、貧農、中農也免不掉的。下面再摘錄幾段新聞來證明這點：

『關於抗戰損失之查報，……各省縣政府辦理此事，竟有不問各鄉有無受災，按戶勒令造報，並另行規定造報用紙，責令人民購買，尙有藉此苛索斂財者，每戶所出造報費甚鉅。似此人民未得敵人之賠償，而先已支付鉅額之造報費用，因此怨聲載道。』（見三十六年十一月十六日大公報）

『三十五年度全國各省市辦理兵役業務，弊端叢生，尤以江南各地爲甚。國防部特派員調查統計，現已整理完畢，內容計分「兵役糾紛」（包括貪污、包庇、拉頂、賄放、欺凌等項目）及「優待糾紛」（包括剋扣、虐待、婚姻、田產等項目）兩大類。其控告管區人員佔總數四、三三七案之百分之〇・三三，縣政人員佔百分之一・四，鄉保人員佔百分之九七・四二，部隊人員佔百分之〇・八五。其中犯案人員，以鄉保甲長最多。』（見三十六年四月

十六日大公报

『無錫團管區司令蔡潤祺，以新兵第三中隊內，有本邑新兵四十三名，與中隊長楊一心舉行個別談話時，有善政鄉程漢堂等八名訴述，伊等均非志願兵，亦非中籤壯丁，因無力出安家費，被鄉保長強迫入營。而收得安家費之數，與每人千萬之數額，相差太多，計劉清之僅得六十萬，程漢堂得米八斗，王九行六十萬，滕但官六十萬，張千榮二十萬，李汝林得米八斗，斜橋陸鳴皋得一百零二萬，戴洪興一百一十一萬。』（見三十六年十月二日申報）

『（吳）縣屬淞北區江邊鄉東陸家巷二保一甲五戶之農民李啓元，前以繳納壯丁安家費時，尙欠有尾數一萬元。該鄉按田攤收，每畝一萬元。李啓元種田八畝，已付過七萬元。茲以該保保長王月香因奉鄉公所之命，乃即會同自衛隊員分頭收取欠繳款項，於前日下午五時許，由王保長月香與其父福仁及該鄉自衛隊附陳鳳鳴等，並鄉丁一名，至陸家巷一帶收取欠款。當至李家時，着令繳出欠數。李啓元則以手頭無款，請求暫緩償付。乃陳鳳鳴堅不允許，以致雙方於語言間發生衝突。其時附近農民聞訊圍集李家門前稻場上，對陳等收款，大爲不滿，紛紛指摘。……陳等以鄉民衆多，爲自衛計，乃即發槍示威。詎知竟射中李啓元之弟雙元左肩下，子彈深入左臂，當時身死。』（見三十六年九月十八日蘇州明報）

由這幾段新聞，看出地方政權不論文的武的，對於勞苦民衆，只有層層壓榨的作用，卻

是民衆層層受害已經不淺了！再看其他的壓榨吧：

『（吳縣）淞北區張樹康，於二十四日晨率同隨員等往斜塘等六鄉鎮督催田賦，並家喻戶曉，廣事宣傳，召集各鄉鎮長民意代表參議員等，舉行徵糧督導會議。當據斜塘鎮報告，佃農周民祖、周義梅、楊維三、楊上林等四人，抗糧不繳，姑念首犯，插旗鳴鑼，遊街示衆，並備送縣究辦。』（見三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大公報）

『（吳）縣府拘留所裏收押了很多各鄉的抗糧農民，有好些已經押了一、二個月。二日下午管山等鄉十二個抗糧農民仇杏泉、許和尚、徐桂興、張雲生、朱桂生、顧根泉、張陸氏、許正根、袁阿二、金根壽等，縣府將他們解到地院去。他們收押了好些日子，身上發臭，情形很狼狽。在候審室裏，他們對記者說：「連年不得豐收，農村已破產，物價每天在漲，各樣的捐稅又多，日子真難過，任你省吃省穿，還養活不了一家幾口；如再要繳清連年的欠糧，就是賣兒賣女還是不够的。」他們經秦推事訊問後，又全給押起來。』（見三十七年四月四日大公報）

地方政權真的像壓製標本的機器一樣，可以把民衆壓成不動的標本。何況還有依附地方政權，或支配地方政權的地主，再加壓力，如「指佃完糧」、「賦從租出」，那民衆更受不了。再看後面的新聞吧：